

閱  
微  
艸  
堂  
筆  
記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如是我聞三

觀弈道人撰

王徵君載揚言嘗宿友人蔬圃中聞窗外人語曰風雪  
寒甚可暫避入空屋又聞一人語曰後垣半圯偷兒聞  
入將奈何食人之食不可不事人之事意謂僮僕之守  
夜者天曉啟戶地無人迹惟二犬偃卧墻缺下雪沒腹  
矣嘉祥曾映華曰此載揚寓言以愧僮僕之負心者也  
余謂犬之爲物不煩驅策而警夜不失職寧忍寒餓而  
戀主不他往天下爲僮僕者實萬萬不能及其足使人  
愧正不在能語不能語耳

從孫翰清言南皮趙氏子爲狐所媚附於其身恒在襟  
袂間與人語偶懸鍾馗小像於壁夜聞室中跳擲聲謂  
驅之去矣次日語如故詰以曾覩鍾馗否曰鍾馗甚可  
怖幸其軀幹僅尺餘其劍僅數寸彼上牀則我下牀彼  
下牀則我上牀終不能擊及我耳然則畫像果有靈歟  
畫像之靈果軀幹皆如所畫歟設畫爲徑寸之像亦執  
鍼鋒之劍蠕蠕然而斬邪歟是真不可解矣

乾隆戊午夏獻縣修城役夫數百拆故堞破磚擲城下  
城下役夫數百運以荆筐炊熟則鳴柝聚食方聚食間  
役夫辛五告人曰頃運磚時忽聞耳畔大聲曰殺人償

命欠債還錢汝知之乎回顧無所覩殊可怪也俄而衆手合作磚落如雹一磚適中辛五腦裂死驚呼擾攘竟不得擊者主名官司莫能詰僅斷令役夫之長出錢十千棺斂而已乃知辛五夙生負擊者命役夫長夙生負辛五錢因果牽纏終相填補微鬼神先告幾何不以爲偶然耶

諸桐嶼言其鄉舊家有書樓恒鑄鑰每啟視必見凝塵之上有女子足跡纖削僅二寸有奇知爲鬼魅然數十年寂無形聲不知何怪也里人劉生性輕脫妄冀有王軒之遇祈於主人獨宿樓上具茗果酒肴焚香切祝明

燭就寢屏息以伺亦無所見聞惟漸覺陰森之氣砭入肌骨目能視耳能聽而口不能言四支不能動久而寒沁肺腑如卧層冰積雪中苦不可忍至天曉乃能出語猶若凍僵至是無敢復下榻者此怪行蹤可云隱秀卽其料理劉生不動聲色亦有雅人深致也

顧非熊再生事見段成式酉陽雜俎又見孫光憲北夢瑣言其父顧況集中亦載是詩當非誣造近沈雲椒少宰撰其母陸太夫人誌稱太夫人于歸甫匝歲贈公卽卒遺腹生子恒週三歲亦殤太夫人哭之慟曰吾之爲未亡人也以有汝在今已矣吾不忍吾家之宗祀自此

而絕也於其歛以朱誌其臂祝曰天不絕吾家若再生  
以此爲驗時雍正己酉十二月也是月族人有比鄰而  
居者生一子臂朱灼然太夫人遂撫之以爲後卽少宰  
也余官禮部尙書時與少宰同事少宰爲余口述尤詳  
蓋釋氏書中誕妄者原有其徒張皇罪福誘人施捨詐  
僞者尤多惟輪回之說則鑒然有證司命者每因二人  
一事偶示端倪彰神道之教少宰此事卽借轉生之驗  
以昭苦節之感者也儒者盛言無鬼又烏乎知之  
伶人方俊官幼以色藝擅場爲士大夫所賞老而販鬻  
古器時來往京師嘗覽鏡自嘆曰方俊官乃作此狀誰

信曾舞衫歌扇傾倒一時耶倪餘疆感舊詩曰落拓江湖髯欲絲紅牙按曲記當時莊生蝴蝶歸何處惆悵殘花剩一枝卽爲俊官作也俊官自言本儒家子年十三四時在鄉塾讀書忽夢爲笙歌花燭擁入閨闈自顧則繡褰錦帳珠翠滿頭俯視雙足亦纖纖作弓彎樣儼然一新婦矣驚疑錯愕莫知所爲然爲衆手挾持不能自主竟被扶入幃中與一男子並肩坐且駭且愧悸汗而寤後爲狂且所誘竟失身歌舞之場乃悟事皆前定也餘疆曰衛洗馬問樂令夢樂云是想汝始積有是想乃有是夢既有是想是夢乃有是墮落果自因生因衷心

造安可委諸夙命耶余謂此輩沉淪賤穢當其前身業報受在今生未可謂全無冥數餘疆所言特正本清源之論耳後蘇杏村聞之曰曉嵐以三生論因果惕以未來餘疆以一念論因果戒以現在雖各明一義吾終以餘疆之論可使人不放其心

族祖黃圖公言嘗訪友至北峯夏夜散步村外不覺稍遠聞秫田中有呻吟聲尋聲往視乃一童子裸體卧詢其所苦言薄暮過此遇垂髫艷女招與語悅其韶秀就與調謔女言父母皆外出邀到家小坐引至秫葉深處有屋三楹圓無一人女闔其戶出瓜果共食笑言旣洽



弛衣登榻比擁之就枕則女忽變形爲男子狀貌猙獰  
橫施疆暴怖不敢拒竟受其污蹂躪楚毒至於暈絕久  
漸蘇則身卧荒烟蔓草間併室廬失所在矣蓋魅悅  
此童之色幻女形以誘之也見利而趨反爲利餌其自  
及也宜矣

先師趙橫山先生少年讀書於西湖以寺樓幽靜設榻  
其上夜聞室中窸窣聲似有人行叱問是鬼是狐何故  
擾我徐聞囁嚅而對曰我亦鬼亦狐又問鬼則鬼狐則  
狐耳何亦鬼亦狐也良久復對曰我本數百歲狐內丹  
已成不幸爲同類所搯殺盜我丹去幽魂沉滯今爲狐

之鬼也問何不訴諸地下曰凡丹由吐納導引而成者如血氣附形融合爲一不自外來人弗能盜也其由採補而成者如劫奪之財本非已物故人可殺而吸取之吾媚人取精所傷害多矣殺人者死死當其罪雖訴神神不理也故寧鬱鬱居此耳問汝據此樓作何究竟曰本匿影韜聲修太陰鍊形之法以公陽光薰燦陰魄不寧故出而乞哀求幽明各適言訖惟聞捫顙聲問之不復再答先生次日卽移出嘗舉以告門人曰取非所有者終不能有且適以自戕也可畏哉

從兄萬周言交河有農家婦每歸寧輒騎一驢往驢甚

健而馴不待人控引卽知路或其夫無暇卽自騎以行  
未嘗有失一日歸稍晚天陰月黑不辨東西驢忽橫逸  
載婦徑入秫田中密葉深叢迷不得返半夜乃抵一破  
寺惟二丐者棲廡下進退無計不得已留與共宿次日  
丐者送之還其夫愧焉將鬻驢於屠肆夜夢人語曰此  
驢前世盜汝錢汝捕之急逃而免汝囑捕役繫其婦羈  
留一夜今爲驢者盜錢報載汝婦入破寺者繫婦報也  
汝何必又結來世冤耶惕然而寤痛自懺悔驢是夕忽  
自斃

奴子任玉病革時守視者夜聞窻外牛吼聲玉駭然而

歿次日共話其異其婦泣曰是少年嘗盜殺數牛人不  
知也

余某者老於幕府司刑名四十餘年後卧病瀕危燈前  
月下恍惚似有鬼爲厲者余某慨然曰吾存心忠厚誓  
不敢妄殺一人此鬼胡爲乎來耶夜夢數人浴血立曰  
君知刻酷之積怨不知忠厚亦能積怨也夫熒熒孱弱  
慘被人戕就死之時楚毒萬狀孤魂飲泣銜恨九泉惟  
望强暴就誅一申積憤而君但見生者之可憫不見死  
者之可悲刀筆舞文曲相開脫遂使凶殘漏網白骨沉  
冤君試設身處地如君無罪無辜受人屠割營魄有知

旁觀讞是獄者改重傷爲輕改多傷爲少改理曲爲理直改有心爲無心使君切齒之讐從容脫械仍縱橫於人世君感乎怨乎不是之思而詡詡以縱惡爲陰功彼枉死者不讐君而讐誰乎余某惶怖而寤以所夢備告其子回手自搥曰吾所見左矣吾所見左矣就枕未安而歿

滄州劉太史果實襟懷夷曠有晉人風與飴山老人蓮洋山人皆友善而意趣各殊晚歲家居以授徒自給然必孤貧之士乃容執贄脩脯皆無幾簞瓢屢空晏如也嘗買米斗餘貯罌中食月餘不盡意甚怪之忽聞簷際

語曰僕是天狐慕公雅操日日私益之耳勿訝也劉詰  
曰君意誠善然君必不能耕此粟何來吾不能飲盜泉  
也後勿復爾狐嘆息而去

亡姪汝備字理含嘗夢人對之誦詩醒而記其一聯曰  
草草鶯花春似夢沉沉風雨夜如年以告余余訝其非  
佳譏果以戊辰閏七月天逝後其妻武強張氏撫弟之  
子爲嗣苦節終身凡三十餘年未嘗一夕解衣睡至今  
婢媼能言之乃悟二語爲孀閨獨宿之兆也

雍正丙午丁未間有流民乞食過崔莊夫婦並病疫將  
死持券哀呼於市願以幼女賣爲婢而以賣價買二棺

先祖母張太夫人爲葬其夫婦而收養其女名之曰連  
貴其券署父張立母黃氏而不著籍貫問之已不能語  
矣連貴自云家在山東門臨驛路時有大官車馬往來  
距此約行一月餘而不能舉其縣名又云去年曾受對  
門胡家聘胡家亦乞食外出不知所往越十餘年杳無  
親戚來尋訪乃以配圉人劉登登自云山東新泰人本  
胡姓父母俱歿有劉氏收養之因從其姓小時聞父母  
爲聘一女但不知其姓氏登旣胡姓新泰又驛路所經  
流民乞食計程亦可以月餘與連貴言皆符頗疑其樂  
昌之鏡離而復合但無顯證耳先叔栗甫公曰此事稍

爲黥綴竟可以入傳奇惜此女蠢若鹿豕惟知飽食酣

眠不稱黥綴可恨也邊隨園徵君曰秦人不死信符生

之受誣蜀老猶存知葛亮之多枉

四語乃劉知幾史通之文符生事見洛陽

伽藍記葛亮事見魏書毛修之傳二田註史通以爲未詳蓋偶失考

史傳不免於緣飾

况傳奇乎西樓記稱素陣豔若神仙吳林塘言其祖

幼時及見之短小而豐肌一尋常女子耳然則傳奇中

所謂佳人半出虛說此婢雖粗儻好事者按譜填詞登

場度曲他日紅氍毹上何嘗不鶯嬌花媚耶先生所論

猶未免於盡信書也

聶松岩言膠州一寺經樓之後有蔬圃僧一夕開牖納



涼月明如晝見一人徙倚老樹下疑竊蔬者呼問爲誰  
磬折而對曰師勿訝我鬼也問鬼何不歸爾墓曰鬼有  
徒黨各從其類我本書生不幸葬叢冢間不能與馬醫  
夏畦伍此輩亦厭我非其族落落難合故寧避囂於此  
耳言訖冉冉沒後往往遙見之然呼之不應矣

福州學使署本前明稅璫署也奄人暴橫多潛殺不辜  
故至今猶往往見變怪余督閩學時奴輩每夜驚甲申  
夏先姚安公至署聞某室有鬼輒移榻其中竟夕晏然  
的嘗乘閒微諒請勿以千金之軀與鬼角因誨昀曰儒  
者謂無鬼迂論也亦強詞也然鬼必畏人陰不勝陽也

其或侵人必陽不足以勝陰也夫陽之盛也豈恃血氣之壯與性情之悍哉人之一心慈祥者爲陽慘毒者爲陰坦白者爲陽深險者爲陰公直者爲陽私曲者爲陰故易象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苟立心正大則其氣純乎陽剛雖有邪魅如幽室之中鼓洪爐而熾烈焰涸凍自消汝讀書亦頗多曾見史傳中有端人碩士爲鬼所擊者耶昀再拜受教至今每憶庭訓輒悚然如侍左右也

東州邵氏子性佻蕩聞淮鎮古墓有狐女甚麗時往伺之一日見其坐田塍上方欲就通歛曲狐女正色曰吾

服氣鍊形已二百餘歲誓不媚一人汝勿生妄念且彼媚人之輩豈果相悅哉特攝其精耳精竭則人亡遇之未有能免者汝何必自投陷穽也舉袖一揮淒風颯然飛塵眯目已失所在矣先姚安公聞之曰此狐乃能作此語吾斷其後必生天

獻縣李金梁李金柱兄弟皆劇盜也一夕金梁夢其父語曰夫盜有敗有不敗汝知之耶貪官墨吏刑求威脅之財神姦巨蠹豪奪巧取之財父子兄弟隱匿偏得之財朋友親戚強求詐誘之財黠奴幹役侵漁乾沒之財巨商富室重息剝削之財以及一切刻薄計較損人利

已之財是取之無害罪惡重者雖至殺人亦無害其人  
本天道之所惡也若夫人本善良財由義取是天道之  
所福也如干犯之是爲悖天悖天者終必敗汝兄弟前  
劫一節婦使母子冤號鬼神怒視如不悛改禍不遠矣  
後歲餘果並伏法金梁就獄時自知不免爲刑房吏史  
真儒述之真儒余里人也嘗舉以告姚安公謂盜亦有  
道又述劇盜李志鴻之言曰吾鳴駮躍馬三十年所劫  
奪多矣見人劫奪亦多矣蓋敗者十之二三不敗者十  
之七八若一汚人婦女屈指計之從無一人不敗者故  
恒以是戒其徒蓋天道禍淫理固不爽云

辛卯夏余自烏魯木齊從軍歸僦居珠巢街路東一宅  
與龍臬司承祖鄰第二重室五楹最南一室簾恒飈起  
尺餘若有風鼓之者餘四室之簾則否莫喻其故小兒  
女入室輒驚啼云床上坐一肥僧向之嬉笑緇徒厲鬼  
何以據人家宅舍尤不可解也又三鼓以後往往聞龍  
氏宅中有女子哭聲龍氏宅中亦聞之乃云聲在此宅  
疑不能明然知其鑿然非善地遂遷居柘南先生雙樹  
齋後居是二宅者皆不吉白環九司寇無疾暴卒卽在  
龍氏宅也凶宅之說信非虛語矣先師陳白崖先生曰  
居吉宅者未必吉居凶宅者則無不凶如和風溫煦未

必能使人祛病而嚴寒沴厲一觸之則疾生良藥滋補  
未必能使人驟健而峻劑攻伐一飲之則洞泄此亦確  
有其理未可執定命與之爭孟子有言是故知命者不  
立乎巖牆之下

洛陽郭石洲言其鄰縣有翁姑受富室二百金贅寡媳  
爲妾者至期強被以綵衣披之登車婦不肯行則以紅  
巾反接其手媒媼擁之坐車上觀者多太息不平然婦  
母族無一人不能先發也僕夫振轡之頃婦舉聲一號  
旋風暴作三馬皆驚逸不可止不趨其家而趨縣城飛  
渡泥淖如履康莊雖仄徑危橋亦不傾覆至縣衙乃屹

然立其事遂敗用知庶女呼天雷電下擊非典籍之虛詞

從舅安公介然曰厲鬼還寃見於典記者不一得於傳聞者亦不一癸未五月自鹽山耿家庵還崔莊乃親見之其人年約五十餘戴草笠著苧衫以一驢馱襍被繫河干柳樹下倚樹而坐余亦繫馬小憩忽其人蹶然而起以手作撐拒狀曰害汝命償汝命耳何必若是相毆也支柱良久語漸模糊不可辨忽踊身一躍已汨沒於波浪中矣同見者十餘人咸合掌誦佛雖不知所報何寃然害命償命則其所自道也

戊子夏小婢玉兒病瘵死俄復蘇曰冥役遣我歸索錢  
市冥鏹焚之乃死俄又復蘇曰銀色不足冥役弗受也  
更市金銀箔摺錠焚之則死不復蘇矣因憶雍正壬子  
亡弟映谷瀕危時亦復類是然則冥鏹果有用耶冥役  
需索如是冥官又所司何事耶

胡牧亭侍御言其鄉有生爲冥官者述冥司事甚悉不  
能盡憶大畧與傳記所載同惟言六道輪迴不煩遣送  
皆各隨平生之善惡如水之流濕火之就燥氣類相感  
自得本途語殊有理從來論鬼神者未道也

狐之媚人爲採補計耳非漁色也然漁色者亦偶有之



表兄安潭北言有人夜宿深林中間草間人語曰君愛  
某家小童事已諧否此事亢陽薰鑠消蝕真陰極能敗  
道君何忽動此念耶又聞一人答曰勞君規戒實緣愛  
其美誘遂不能忘情然此童貌雖艷冶心無邪念吾於  
夢中幻語淫態誘之漠然不動竟無如之何已絕是想  
矣其人覺有異潛往窺視有二狐跳踉去

泰州任子田名大椿記誦博洽尤長於三禮註疏六書  
訓詁乾隆己丑登二甲一名進士浮沉郎署晚年始得  
授御史未上而卒自

開國以來二甲一名進士不入詞館者僅三人子田實

居其一自言十五六時偶爲從父侍姬以宮詞書扇從父疑之致侍姬自經死其魂訟於地下予田奄奄卧疾魂亦爲追去考問閱四五年冥官庭鞠七八度始辨明出於無心然卒坐以過失殺人減削官祿故仕途偃蹇如斯賈鈍夫舍人曰治是獄者卽顧郎中德懋二人先不相知一日相見彼此如舊識時同在座親見其追話冥司事予田對之猶慄慄然也

卽墨楊槐亭前輩言濟寧一童子爲狐所昵夜必同衾枕至年二十餘猶無虛夕或教之留鬚鬚稍長輒睡中爲狐薙去更爲傅脂粉屢以符錄驅遣皆不能制後正

乙真入舟過濟寧投詞乞劾治真入牒於城隍狐乃詣  
真人自訴不睹其形然旁人皆聞其語自言過去生中  
爲女子此童爲僧夜過寺門被劫閉窟室中隱忍受污  
者十七載鬱鬱而終訴於地下主者判是僧地獄受罪  
畢仍來生償債會我以他罪墮狐身竄伏山林百餘年  
未能相遇今煉形成道適逢僧後身爲此童因得相報  
十七年滿自當去不煩驅遣也真人竟無如之何後不  
知期滿果去否然據其所言足知人有所負雖隔數世  
猶償也

同年項君廷模言昔嘗館翰林某公家相見輒講學一

曰其同鄉爲外吏者有所饒贈某公自陳平生儉素雅  
不需此見其崖岸高峻迤迤巡撫歸某公送賓之後徘徊  
廳事前悵悵惘惘若有所失如是者數刻家人請進  
內午餐大遭詬怒忽聞有數人吃吃竊笑視之無迹尋  
之聲在承塵上蓋狐魅云

陳少廷尉耕巖官翰林時爲魅所擾避而遷居魅輒隨  
往多擲小帖道其陰事皆外人不及知者益悚懼恒虔  
祀之一日擲帖責其待姪之薄且曰不厚資助禍且至  
衆緣是竊疑其姪密約伺察夜間擊損器物聲突出掩  
執果其姪也耕巖天性長厚尤篤於骨肉但曰爾需錢

可告我何必乃爾笑遣之歸寢由是遂安後吳編修樸園突遭回祿莫知火之自來凡再徙居而再焚余意亦富如耕巖事樸園曰固亦疑之然第三次遷泉州會館時適與客坐廳事中忽烈焰赫然自承塵下射是非人所能上亦非人所能入也殆真魅所爲矣

程也園舍人居曹竹虛舊宅中一夕弗戒於火書畫古器多遭焚燬中祐河南臨蘭亭一卷乃五百金所質方慮來贖時輾轉忽於灰燼中揀得匣及祿併熱而書卷無一字之損表弟張桂岩館也園家親見之白香山所謂在在處處有神物護持者耶抑成毀各有定數此卷

不在此火劫中耶然事則奇矣亦將來賞鑒家一佳話也

同年柯馬峯官御史時嘗借宿內城友人家書室三楹東一室隔以紗厨局不敢置榻外室南牖下睡至夜半聞東室有聲如鴨鳴怪而諦視時明月滿窓見黑烟一道從東室門隙出著地而行長可丈餘蜿蜒如巨蟒其首乃一女子鬢髻儼然昂而仰視盤旋地上作鴨鳴不止馬峯素有胆拊榻叱之徐徐却行仍從門噴斂而入天曉以告主人主人曰舊有此怪或數年一出不爲害亦無他休咎或曰未買是宅前舊主有侍姬幽死此室

未知其審也

胥魁有善博者取人財猶探物於囊猶不持兵而劫奪也其徒黨密相羽翼意喻色授機械百出猶臂指之相使猶呼吸之相通也騷豎多財者則猶魚吞餌猶雉遇媒耳如是近十年彙金巨萬俾其子賈於長蘆規什一之利子亦狡黠然冶蕩好漁色有墮其術而破家者銜之次骨乃乞與偕往而陰導之爲北里遊舞衫歌扇耽玩忘歸耗其貲十之九胥魁微有所聞自往檢校已不可收拾矣論者謂是雖人謀亦有天道警者之動此念殆神啟其心歟不然何前愚而後智也

故城刁飛萬言其鄉有與狐女生子者其父母怒諄之  
狐女泣涕曰舅姑見逐義難抗拒但子未離乳當且携  
去耳越兩歲餘忽抱子詣其夫曰兒已長今還汝其夫  
避父母戒掉首不與語狐女太息抱之去此狐殊有人  
理但抱去之兒不知作何究竟將人所生者仍爲人廬  
居火食混跡閭閻歟抑妖所生者卽爲妖幻化通靈潛  
踪墟墓歟或雖爲妖而猶承父姓長育子孫在非妖非  
人之介歟雖爲人而猶依母黨往來窟穴在亦人亦妖  
之間歟惜見首不見尾竟莫得而質之

同年蔣心餘編修言其鄉有故家廢宅往往見艷女靚



粧登牆外視武生王某粗豪有膽徑攜被獨宿其中冀有所遇至夜半寂然乃拊枕自語曰人言此宅有狐女今何往耶意外小聲應曰六娘子知君今日來避往溪頭看月矣問汝爲誰曰六娘子之婢又問何故獨避我曰不知何故但云畏見此腹負將軍亦不解爲何語也王後每舉以問人曰腹負將軍是武職幾品莫不粲然後問其鄉人曰實有其人亦實有其事然僅旁皇竟夜一無所見耳其語則心餘所點綴也心餘性好詆諧理或然歟

先母張太夫人嘗僱一張媼司爨房山人也居西山深

處言其鄉有貧極棄家覓食者素未外出行半日卽經  
路石徑崎嶇雲陰晦闇莫知所適姑枯坐樹下俟天曉  
辨南北忽一人自林中出三四人隨之並猙獰偉岸有  
異常人心知非山靈卽妖魅度不能隱避乃投身叩拜  
泣訴所苦其人惻然曰爾勿怖不汝害也我是虎神今  
爲諸虎配食料待虎食人爾收其衣物足自活矣因引  
至一處噉然長嘯衆虎忿集其人舉手指揮語啁晰不  
可辨俄俱散去惟一虎留伏叢莽間俄有荷擔度嶺者  
虎躍起欲搏忽辟易而退少頃一婦人至乃搏食之檢  
其衣帶得數金取以付之且告曰虎不食人惟食禽獸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七

其食人者人而禽獸者耳大抵人天良未泯者其頂上必有靈光虎見之卽避其天良漸滅者靈光全息與禽獸無異虎乃得而食之頃前一男子凶暴無人理然獲奪所得猶恤其寡嫂孤姪使不饑寒以是一念靈光煜煜如彈丸故虎不敢食後一婦人棄其夫而私嫁又虐其前妻之子身無完膚更盜後夫之金以貽前夫之女卽懷中所攜是也以是諸惡靈光消盡虎視之非復人身故爲所啖爾今得遇我亦以善事繼母輟妻子之食以養頂上靈光高尺許故我得而佑之非以爾叩拜求哀也勉修善業當尙有後福因指示歸路越一日夜得

至家張媼之父與是人爲親串故得其詳時家奴之婦有虐使其七歲孤姪者聞張媼言爲之少戢聖人以神道設教信有以夫

燐爲鬼火博物志謂戰血所成非也安得處處有戰血哉蓋鬼者人之餘氣也鬼屬陰而餘氣則屬陽陽爲陰鬱則聚而成光如雨氣至陰而螢火化海氣至陰而陰火然也多見於秋冬而隱於春夏秋冬氣凝春夏氣散故也其或見於春夏者非幽房廢宅必深巖幽谷皆陰氣常聚故也多在平原曠野藪澤沮洳陽奇於陰地陰類水亦陰類從其本類故也先兄晴湖嘗同沈豐功年

文夜行見燐火在高樹巔青熒如炬爲從來所未聞李  
長吉詩曰多年老鴟成木魅笑聲碧火巢中起疑亦曾  
覩斯異故有斯詠先兄所見或木魅所爲歟

賈人持巨硯求售色正碧而紅斑點點如血沁試之乃  
滑不受墨背鐫長歌一首曰龍奮怒鞭頭石石上血  
痕胭脂赤滄桑變幻幾度經水春沙蝕存盈尺飛花點  
點粘落紅芳草茸茸接嫩碧海人漉得出銀濤蛟客咨  
嗟龍女惜云何強遣充硯材如以嬌施司泚辭凝脂原  
不任研磨鎮肉翻成遺棄擲

原註客問鎮肉事音難見  
刊曰出夢溪筆談

賞古所悲用弗量才謠之責案頭米老玉蟾蜍爲汝傷

心應淚滴後題康熙己未重九餐花道人降乩偶以頑  
硯請題立揮長句因鐫諸硯背以記異欸署奕燭三字  
不著其姓不知爲誰餐花道人亦無考其詞感慨抑鬱  
不類仙語疑亦落拓之才鬼也索價十金酬以四金不  
肯售後再問之云四川一縣令買去矣

奴子紀昌本姓魏用黃憤子故事從主姓少喜讀書頗  
嫻文藝作字亦工楷最有心得奇疾目不能視耳不能聽口不能言四支不能動周  
身並痠痺不知痛癢仰置榻上塊然如木石惟鼻息不  
絕知其未死接時以飲食置口中尙能咀嚼而已診之

六脉平和毫無病狀名醫亦無所措手如是數年乃死老僧果成曰此病身死而心生爲自古醫經所不載其業報歟然此奴亦無大惡不過務求自利算無遺策耳巧者造物之所忌諒哉

奴子李福之婦悍戾絕倫曰忤其姑舅面背詛無所不至或微諷以不孝有冥譴輒掉頭哂曰我持觀音齋誦觀音咒菩薩以甚深法力消滅罪愆閻羅王其奈我何後嬰惡疾楚毒萬端猶曰此我誦咒未澈口焚香用竈火故得此報非有他也愚哉蔡太守必昌嘗判冥事朱石君中丞問以佛法懺悔有無利益蔡曰尋常冤讎

佛能置訟者於善處彼得所欲其怨自解如人世之有和息也至重業深讐非人世所可和息者卽非佛所能懺悔釋迦牟尼亦無如之何斯言平易而近理儒者謂佛法爲必無佛者謂種種罪惡皆可消滅蓋兩失之

余家距海僅百里故河間古謂之瀛州地勢趨東以濤而高故海岸絕陡潮不能出水亦不能入九河皆在河間而大禹導河不直使入海引之北行數百里自碣石乃入職是故也海中每數歲或數十歲遙見水雲瀕洞中紅光燭天謂之燒海輒有斷椽折棟隨潮而上人取以爲薪越數日必互言某匠某匠爲神召去營龍宮然



無親睹其人話鮫室貝闕之狀者第傳聞而已余謂是殆重洋巨舶弗戒於火水光映射空無障翳故千百里外皆可見梁柱之類舶上皆有亦不必定屬殿材也

獻縣捕役某嘗奉差捕劇盜就繫矣盜婦有色盜乞以婦侍寢而縱之逃某弗許後以積蠹多賊坐斬行刑前二日獄舍墻圯壓而死獄吏葉某坐不早葺治得重杖先是葉某夢身立堂下聞堂上官吏論捕役事官指揮曰一善不能掩千惡千惡亦不能掩一善免則不可減則可旣而吏抱牘出殊不相識諦視其官亦不識方悟所到非縣署醒而陰賀捕役謂且減死不知神以得保

首領爲減也人計捕役生平祇此一善而竟得免刑天道昭昭何嘗不許人晚蓋哉

吳江吳林塘言其親表有與狐女遇者雖無疾病而惘惘恒若神不足夕長憂之間有游僧能効治試往祈請僧曰此魅與郎君夙緣無相害意郎君自耽玩過度耳然恐魅不善郎君郎君不免自害當善遣之乃夜詣其家敷坐誦梵咒家人遙見燭光下似繡衫女子冉冉再拜僧舉拂子曰留未盡緣作來世歡不亦可乎歟然而隱自是遂絕林塘知其異人因問以神仙咸遇之事僧曰古來傳記所載有寓言者有託名者有借抒恩怨者

有喜談快詭以詫異聞者有黠綴風流以爲佳話有本無所取而寄情綺語如詩人之擬艷詞者大都僞者十八九真者十二此一二真者又大都皆才鬼靈狐花妖木魅而無一神仙其稱神仙必詭詞夫神正直而聰明仙沖虛而清靜豈有名列丹臺身依紫府復有蕩姬佚女叅禪其間動人柔中之會哉林塘嘆其精識爲古所未聞說是事者林塘未舉其名字後以問林塘子鍾僑鍾僑曰見此僧時纔五六歲當時未聞呼名字今無可問矣惟記其語音似杭州人也

李詩亭家扶乩降仙自稱邱長春懸筆而書疾於風雨

字如顛素之狂草客或拜求丹方乩判曰神仙有丹訣  
無丹方丹方是燒煉金石之術也參同契爐鼎鉛汞皆  
是寓名非言燒煉方士轉相附會遂貽害無窮夫金石  
燥烈益以火力亢陽鼓盪血脉偾張故筋力似倍加强  
壯而消鑠真氣伏禍亦深觀蓂花者培以硫黃則冒寒  
吐蕊然盛開之後其樹必枯蓋鬱熱蒸於下則精華涌  
於上涌盡則立槁耳何必縱數年之慾擲千金之軀乎  
其人悚然而起後芍亭以舊田白岩白岩曰乩仙大抵  
皆託名此仙能作此語或真是邱長春歟

吳雲巖家扶乩其仙亦云邱長春一客問曰西遊記果

仙師所作以演金丹奧旨乎批曰然又問仙師書作於元初其中祭賽國之錦衣衛朱紫國之司禮監滅法國之東城兵馬司唐太宗之大學士翰林院中書科皆同明制何也乩忽不動再問之不復答知己詞窮而遁矣然則西遊記爲明人依託無疑也

文安王氏姨母先太夫人第五妹也言未嫁時坐度帆樓中遙見河畔一船有宦家中年婦伏窓而哭觀者如堵乳媪啟後戶往視言是某知府夫人晝寢船中夢其亡女爲人執縛宰割呼號慘切悸而寤聲猶在耳似出隣船遣婢尋視則方屠一豚乎瀉血於盆未竟也夢中

見女縛足以繩縛手以紅帶覆視其前足信然益悲  
欲絕乃倍價贖而瘞之其僮僕私言此女十六而歿在  
日極柔婉惟嗜食雞每飯必具或不具則不舉筯每歲  
恒割雞七八百益殺業云

交河有書生曰暮獨步田野間遙見似有女子避人秋  
田疑蕩婦之赴幽期者逼往視之寂無所睹疑其竄伏  
深叢不復追迹歸而大發寒熱且作譖語曰我餓鬼也  
以君有祿相不敢觸忤故潛匿草間不虞忽相顧盼枉  
步相尋旣爾有情便當從君索食乞惠薄奠卽從此辭  
其家爲具紙錢肴酒霍然而愈蘇進士語年曰此君本

無邪心以偶爾多事遂爲此鬼所乘小人之於君子恒伺隙而中之也言動可不慎哉

炎涼轉瞬卽鬼魅亦然程魚門編修曰王文莊公遇陪祀北郊必借宿安定門外一墳園園故有崇文莊弗睹也一歲燈下有所睹越半載而文莊卒矣所謂山鬼能知一歲事耶

太原申鐵蟾言昔自蘇州北上以舳舻損泊舟與濟之南荒勝野岸寂無一人而夜聞草際有哦詩聲心知是鬼與其友諦聽之所誦凡數十篇幽咽斷續不甚可辨鐵蟾惟聽得一句曰寒星炯炯生芒角其友聽得二

句曰夜深翁仲語月黑鬼車來

張完質舍人僦居一宅或言有狐移人之次日書室筆硯皆開動又失紅束一方紛紜詢問忽一錢鏐然落几上若償紅束之值也俄喧言所失紅束粘宅後空屋完質往視則楷書內室止步四字亦頗端正完質曰此狐狡獪恐其將來惡作劇乃遷去聞此宅在保安寺街疑卽翁覃溪宅也

李又聃先生言東光某氏宅有狐一日忽擲磚瓦傷盆盎某氏詈之夜聞人叩窓語曰君睡否我有一言鄰里鄉黨比戶而居小兒女或相觸犯事理之常可知則恕



廣州將軍署國初  
尚藩邸也極壯大門  
外石砌高二丈餘  
石而家最深廣福  
樓七楹柱深廣編  
梁棟以萬計晝夜  
聲聞於外者三  
人云

之必不可恕告其父兄自當處置遽加以惡聲於理毋  
乃不可且我輩出入無形往來不測皆君聞見所不及  
隄防所不到而君攘臂與爲難庸有幸乎於勢亦必不  
敵幸熟計之某氏披衣起謝自是遂相安會親串中有  
以僮僕微釁釀爲爭鬪幾成大獄者又聘先生嘆曰殊  
令人憶某氏狐

北河總督署有樓五楹爲蝙蝠所據多年矣大小不知  
凡幾萬一白者巨如車輪乃其魁也能爲變怪厯任總  
督皆局鑰弗居福建李公清時延正一真人劾治果皆  
徙去不久李公卒蝙蝠復歸自是無敢問之者余謂

面加鏡解。其金。其  
游波國有地甚甘美  
人偶摘一枚射蝙蝠夕  
食飽三食積皆積謝  
下不采則不投此也  
原驗。廣州城中有  
祿。之。之。和。將。年  
署。福。祿。為。以。諸。署  
後。國。之。鹿。南。方。之。鹿  
此。有。李。生。著。行。南。漢  
者。也。心。是。殿。供。鹿。種  
表。則。遊。署。度。一。空  
棺。不。知。何。年。而。清。此  
三。物。人。皆。不。敢。觸

次正公驅五通神除民害也蝙蝠自處一樓與人無患  
李公此舉誠為可已而不已至於猝捐館舍則適值其  
時不得謂蝙蝠為祟修短有數豈妖魅能操其權乎  
余七八歲時見奴子趙平自負其膽老僕施祥搖手曰  
爾勿恃膽吾已以恃膽敗矣吾少年氣最盛聞某家凶  
宅無人敢居徑携襪被卧其內夜將半割然有聲承塵  
中裂忽墮下一人臂跳擲不已俄又墮一臂又墮兩足  
又墮其身最後乃墮其首並滿屋迸躍如猿猴毛錯愕  
不知所為俄已合為一人刀痕杖迹腥血淋漓舉手直  
來搦吾頸幸夏夜納涼挂窓未闔急自窓躍出狂奔而

免自是心膽並碎至今猶不敢獨宿也汝恃膽不已無乃不免如吾乎平意不謂然曰丈原大誤何不先捉其一段使不能湊合成形後夜飲醉歸果爲羣鬼所遮掖入糞坑中幾於滅頂

同年鍾上庭言官寧德日有幕友病亟方服藥恍惚見二鬼曰冥司有某獄待君往質藥可勿服也幕友言此獄已五十餘年今何尙未了鬼曰冥司法至嚴而用法至愼但涉疑似雖明知其事證人不具終不爲獄成故恒待至數十年間如是不稽延拖累乎曰此亦千萬之一不恒有也是夕果卒然則果報有時不驗或終此獄

又小說所載多有生魂赴鞠者或宜遲宜速各因其輕重緩急歟要之早晚雖殊神理終不憤憤則鑒然可信也

田氏媼詭言其家事狐神婦女多焚香問休咎頗獲利俄而羣狐大集需索酒食罄所獲不足供乃被擊破甕盞燒損衣物哀乞不能遣怖而他投賴行時聞屋上大笑曰爾還敢假名斂財否自是遂寂亦遂不徒然併其先有之資耗大半矣此余幼時聞先太夫人說又有道士稱奉王靈官換錢卜事時有驗祈禱亦盛偶惡少數輩挾妓入廟爲所阻乃陰從伶人假靈官鬼卒衣冠乘

其夜醮突自屋脊躍下據坐訶責其惑衆命鬼卒縛之持鐵蒺藜將拷問道士惶怖伏罪具陳虛誑取錢狀乃闕堂一笑脫衣冠高唱而出次日覓道士則已竄矣此雍正甲寅七月事余隨先姚安公宿沙河橋聞逆旅主人說

安邑宋半塘嘗官郵縣言郵有一生頗工文而偃蹇不第病中夢至大官署察其形狀知爲冥司遇一吏乃其故人因叩以此病得死否曰君壽未盡而祿盡恐不久來此生言平生以館穀糊口無過分之暴殄祿何以先盡吏太息曰正爲受人館穀而踈於訓課冥司謂無功

精食卽屬虛糜銷除其應得之祿補所探支故壽未盡而祿盡也蓋在三之義名分本尊利人脩脯誤人子弟譴責亦最重有官祿者減官祿無官祿者則減食祿一錙一銖計較不爽世徒見才士通儒或貧或夭動言天道之難明烏知自誤生平罪多坐此哉生悵然而寤病果不起臨歿舉以戒所親故人得知其事云

道士龐斗樞雄縣人嘗客獻縣高鴻臚家先姚安公幼時見其手撮棋子布几上中間橫斜繫帶不甚可辨外爲八門則井然可數投一小鼠從生門入則曲折尋隙而出從死門入則盤旋終日不得出以此信魚腹陣圖

閱微草堂筆記卷九

定非虛語然斗樞謂此特戲劇耳至國之興亡繫乎天命兵之勝敗在乎人謀一切術數皆無所用從古及今有以王遁星禽成事者耶卽如符咒厭劾世多是術亦頗有驗時然數千年來戰爭割據之世是時豈竟無傳亦未聞某帝某王某將某相死於敵國之厲魅也其他可類推矣姚安公曰此語非術士所能言此理亦非術士所能知

從舅安公介然言佃戶劉子明家粗裕有狐居其倉屋中數十年一無所擾惟歲時祭以酒五錢雞子數枚而已或遇火盜輒叩門意作聲使主人知之相安已久二

日忽聞吃吃笑不止問之不管笑彌甚怒而訶之忽應  
曰吾自笑厚結盟之兄弟而疾其親兄弟者也吾自笑  
厚其妻前夫之子而疾其前妻之子者也何預於君而  
見怒如是劉大慚無以應俄聞屋上朗誦論語曰法語  
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爲貴異語之言能無說乎釋之爲  
貴太息數聲而寂劉自是稍改其所爲後余以告邵聞  
谷聞谷曰此至親密友所難言而狐能言之此正言莊  
論所難入而狐以詼諧悟之東方曼倩何加焉予儻到  
劉氏倉屋當向門三掛之

瑪納斯有遣犯之婦入山樵采突爲瑪哈沁所執瑪哈



沁者額魯特之流民無君長無部族或數十人爲隊或  
數人爲隊出沒深山中遇禽食禽遇獸食獸遇人卽食  
人婦爲所得已褫衣縛樹上熾火於旁甫割左股一齧  
倏聞火器一震人語喧闐馬蹄聲殷動林谷以爲官軍  
掩至棄而遁蓋營卒牧馬偶以鳥鎗擊雉子誤中馬尾  
一馬跳擲羣馬皆驚相隨逸入萬山中共噪而追之也  
使少遲須臾則此婦血肉狼藉矣豈非若或使之哉婦  
自此遂持長齋嘗謂人曰吾非佞佛求福也天下之痛  
苦無過於鬻割者天下之恐怖亦無過於束縛以待鬻  
割者吾每見屠宰卽憶自受楚毒時思彼衆生其痛六

恐怖亦必如我故不能下咽耳此言亦可告世之瞿瞿者也

奴子劉琪畜一牛一犬牛見犬輒觸犬見牛輒噬每鬪至血流不止然牛惟觸此犬見他犬則否犬亦惟噬此牛見他牛則否後繫置兩處牛或聞犬聲犬或聞牛聲皆昂首顧視後先姚安公官戶部余隨至京師不知二物究竟如何也或曰禽獸不能言者皆能記前生此牛此犬殆佛經所謂夙冤今尙相識歟余謂夙冤之說鑿然無疑謂能記前生則似乎未必親串中有姑嫂相惡者嫂與諸小姑皆睦惟此小姑則如讐小姑與諸嫂皆

閨微章堂筆記卷九

完

睦惟此嫂則如讐是豈能記前生乎蓋怨毒之念根於性識一朝相遇如相反之藥雖枯根朽草本自無知其氣味自能激鬪耳因果牽纏無施不報三生一瞬可快意於睚眦哉

從伯君章公言前明青縣張公十世祖贊祁公之外舅也嘗與邑人約連名訟縣吏乘馬而往經祖墓前有旋風撲馬首驚而墮從者昇以歸寒熱陡作忽迷忽醒恍惚中似睹鬼物將延巫禳解忽起坐作其亡父語曰爾勿祈禱撲爾馬者我也凡訟無益使理曲何可訟使理直公論具在人人爲扼腕是卽勝矣何必訟且訟役訟

更爲患尤大訟不勝患在目前幸而勝官有來去此寔  
長子孫必相報復患在後日吾是以阻爾行也言訖仍  
就枕汗出如雨比睡醒則霍然矣旣而連名者皆敗始  
信非譎語也此公聞於伯祖湛元公者湛元公一生未  
與人涉訟蓋守此戒云

世有圓光術張素紙於壁焚符召神使五六歲童子視  
之童子必見紙上突現大圓鏡鏡中人物厯厯示未來  
之事猶卦影也但卦影隱示其象此則明著其形耳龐  
斗樞能此術某生素與斗樞狎嘗覬覦一婦密祈斗樞  
圓光觀詣否斗樞駭曰此事豈可瀆鬼神固強之不得

閣微草堂筆記卷九

李

已勉爲焚符童子注視良久曰見一亭子中設一榻三娘子與一少年坐其上三娘子者某生之亡妾也方詬責童子妄語斗樞大笑曰吾亦見之亭中尙有一區童子不識字耳怒問何字曰已所不欲四字也某生默然拂衣去或曰斗樞所焚寶非符先以餅餌誘童子教作是語是殆近之雖曰惡謔要未失朋友規過之義也先太夫人言外祖家恒夜見一物舞蹈於樓前見人則竄避月下循窻隙窺之衣慘綠衫形蠢蠢如巨鼃見其手足而不見其首不知何怪外叔祖紫衡公遣健僕數人持刀杖繩索伏門外伺其出突掩之踉蹌逃入樓梯

下秉火照視則墻隅緣錦袱包一銀船左右有四輪  
外祖家全盛時兒童戲劇之物乃悟緣衫其袱手足其  
四輪也鎔之得三十餘金一老嫗曰吾爲婢時房中失  
此物同輩皆大遭箠楚不知何人竊置此間成此魃也  
搜神記載孔子之言曰夫六畜之物龜蛇魚鼈草木之  
屬神皆能爲妖怪故謂之五酉五行之方皆有其物酉  
者老也故物老則爲怪矣殺之則已夫何患焉然則物  
久而幻形固事理之常耳

兩世夫婦如葦臯玉簫者蓋有之矣景州李西崖言乙  
丑會試見貴州一孝廉述其鄉民家生一子甫能言卽

云我前生某氏之女某氏之妻夫名某字某吾卒時夫  
年若干今年當若干所居之地距民家四五日程耳此  
語漸聞至十四五歲時其故夫知有是說徑來尋問相  
見涕泗述前生事悉相符是夕竟抱被同寢其母不能  
禁疑而竊聽滅燭以後已妮妮兒女語矣母怒逐其故  
夫去此子憤悒不食其故夫亦栖遲旅舍不肯行一日  
防範偶疎竟相偕遁去莫知所終異哉此事古所未聞  
也此謂發乎情而不止乎禮義

東光霍從占言一富室女五六歲時因夜出觀劇爲人  
所掠賣越五六年掠賣者事敗供曾以藥迷此女移檄

來問始得歸歸時視其肌膚鞭痕杖痕剪痕銼痕烙痕  
燙痕爪痕齒痕遍體如刻畫其母抱之泣數日每言及  
輒霑襟先是女自言主母酷暴無人理幼時不知所爲  
戰慄待死而已年漸長不勝其楚思自裁夜夢老人曰  
爾勿短見再烙兩次鞭一百業報滿矣果一日縛極受  
鞭甫及百而縣吏持符到蓋其母御婢極殘忍凡殺殺  
而侍立者鮮不帶血痕回眸一視則左右無人色故神  
示報於其女也然竟不悛改後疽發於項死子孫今亦  
式微從占又云一宦家婦遇婢女有過不加鞭箠但褫  
下衣使露體伏地自云如蒲鞭之示辱也後患顛癇每



防守稍疎輒裸而舞蹈云

及孺愛先生言其僕自鄉村飲酒歸醉卧於路醒則草  
露沾衣月向午矣欠伸之頃見一人瑟縮立樹後呼問  
爲誰曰君勿怖身乃鬼也此間羣鬼喜燭醉人來爲君  
防守耳問素昧生平何以見護曰君忘之耶我歿之後  
有人爲我婦造蜚語君不平而白其誣故九泉銜感也  
言訖而滅竟不及問其爲誰亦不自記有此事蓋無心  
一語黃壤已聞然則有意造言者冥冥之中寧免握拳  
齧齒耶

河間獻王墓在獻縣城東八里墓前有祠祠前一柏樹

傳爲漢物未知其審疑後人所補種左右陪葬二墓縣志稱左毛萇右貫長卿然任邱又有毛萇墓亦莫能詳也或曰萇宋代追封樂壽伯獻縣正古樂壽地在邱毛公墓乃毛亨也理或然與從舅安公五占言康熙中有羣盜覬覦玉魚之藏乃種瓜墓旁陰於團焦中穿地道將近墓探以長錐有白氣隨錐射出聲若雷霆衝諸盜皆仆乃不敢掘論者謂王墓封閉二千載地氣久鬱故遇隙涌出非有神靈余謂王功在六經自當有鬼神呵護穿古冢者多矣何他處地氣不久鬱而涌乎

鬼魅在人腹中語余所聞見凡三事一爲雲南李編修

衣山因扶乩與狐女唱和狐女姊妹數輩並入居其腹中時時與語正一真人劾治弗能遣竟顛癲終身余在翰林目睹之一爲宛平張丈鶴友官南汝光道時與史姓幕友宿驛舍有客投刺謁史對語徹夜比曉客及其僕皆不見忽聞語出史腹中後拜斗祛之去俄仍歸腹中至史死乃已疑其夙寃也聞金聽濤少宰言之一爲平湖一尼有鬼在腹中談休咎多驗檀施鱗集鬼自云夙生負此尼錢以此爲償如北夢瑣言所記田布事人側耳尼腋下亦聞其語疑爲樟柳神也聞沈雲椒少宰言之

嘉慶辛未冬予在  
先君子歸主第家  
滿懷悲感昨又夢  
冬先生使君試忽僕  
臥府治前皆投筆  
蘇美一由悲病夢  
且言汝後既行山中一  
由言汝一見日使汝  
氣中心絡故時氣氣  
也醒汝殊無所苦強  
然而起亦不厭寐但  
微覺身疲之耳此予  
所疑也者非真死也

晉殺秦謀六日而蘇或出縊殺杖殺故能復活但不識  
未蘇以前作何情狀詎經有體不能如小說瑣記也個  
戶張天錫嘗死七日其母聞棺中擊觸聲開視已復生  
問其死後何所見曰無所見亦不知經七日但條如睡  
去條如夢覺耳時有老儒館余家聞之拊髀雀躍曰程  
朱聖人哉鬼神之事孔孟猶未敢斷其無惟二先生敢  
斷之今死者復生果如所論非聖人能之哉余謂天錫  
自以氣結尸厥瞢不知人其家誤以爲死耳非真死也  
號太子事載於史記此翁未見耶

帝王以刑賞勸人善聖賢以褒貶勸人善刑賞有所不

此理易明無如  
愚婦信不信何

及褒貶有所弗恤者則佛以因果勸人善其事殊其意  
同也。緒徒執罪福之說誘脅愚民不以人品邪正分善  
惡而以布施有無分善惡。福之說與墨氏之本旨  
應矣。聞有走無常者以血盆經戲有無利益問冥吏冥  
吏曰無是事也。夫男女構精萬物化生是天地自然之  
氣陰陽不息之機也。化生必產育產育必穢濁。雖淑媛  
賢母亦不得不然。非自作之罪也。如以爲罪則飲食不  
能不便溺口鼻不能不涕唾是亦穢濁是亦當存罪乎。  
爲是說者蓋以最易惑者惟婦如而婦女所必不免者  
惟產育以是爲有罪以是罪爲非懺不可而閨閣之耻

如是淨罪而居  
便宜

無不充功德之費矣爾出入冥司且有聞見血  
何處墮血池者果有何人乃猶疑而問之歟走  
以告人人訖無信其言者積重不

此之謂矣

釋明玉言西山有僧見遊女蹋青偶動一念方徙倚凝  
想間有少婦忽與目成漸相軟語云家去此不遠夫久  
外出今夕當以一燈在林外相引叮嚀而別僧如期往  
果熒熒一燈相距不半里穿林渡澗隨之以行終不能  
追及既而或隱或見倏左倏右奔馳輾轉道路遂迷困  
不能行踣卧老樹之下天曉諦觀仍在故處再視林中  
則蒼蘚綠莎履痕重疊乃悟徹夜繞此樹旁如牛旋磨

後在

也自知心動生魔急投本師懺悔後亦無他又言山東一僧恒見經閣上有艷女下窺心知是魅然私念魅亦良得逕往就之則一無所睹呼之亦不出如是者凡百餘度遂惘惘得心疾以至於死臨死乃自言之此或夙世冤愆借以索命歟然二僧究皆自敗非魔與魅敗之也

吳惠叔言醫者某生素謹厚一夜有老嫗持金釧一雙就買墮胎藥醫者大駭峻拒之次夕又添持珠花兩枝來醫者益駭力揮去越半載餘忽夢爲冥司所拘言有訴其殺人者至則一披髮女子項勒紅巾泣陳乞藥不

畢竟執理者不  
錯若但徇利害亦  
何事不可為耶

其狀醫者曰藥以活人豈敢殺人以漁利汝自以姦欺  
於我何尤女子曰我乞藥時孕未成形儻得墮之我可  
不死是破一無知之血塊而全一待盡之命也既不得  
藥不能不產以致子遭扼殺受諸痛苦我亦見遍而就  
縊是汝欲全一命反戕兩命矣罪不歸汝反歸誰乎真  
官喟然曰汝之所言酌乎事勢彼所執者則理也宋以  
來固執一理而不揆事勢之利害者獨此人也哉汝且  
休矣拊几有聲醫者悚然而寤

惠叔又言有疫死還魂者在冥司遇其故人縊縷荷校  
相見悲喜不覺握手太息曰君一生富貴竟不能帶至



此耶其人蹙然曰富貴皆可帶至此但人不肯帶耳生前有功德者至此何嘗不富貴耶寄語世人早作帶來計可也李南澗曰善哉斯言勝於謂富貴皆空也